



## 曾经的风景

◎陈健全

“走在路上,间或也能见一个钉碗的,之故之故拉他的金刚钻;一个补锅的,用一个布卷在灰上一揉,托起一小勺殷红的熔铁,嗤的一声焊在一口三眼灶大黑锅上;一个皮匠,把刀在他的脑后头发桩子上光一光,这可以让你看半天。你看他们工作,也看他们人。他们是一种‘遗民’,永远固执而沉默地慢慢走,让你觉得许多事情值得深思……”秋日里,读到汪曾祺先生忆往昔高邮街头的《风景》,回想起来,这何尝不是家乡如皋街头的风景?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总会见到五行八作的摊子及其手艺人。尤其以鱼市口一带为盛,因这里是如城东西主干道的跃进路与连接北大街鹤颈湾之闹市口,人来人往,生意兴隆。

鹤颈湾南首,国营“四海楼”饭店的过街楼下,因了遮风挡雨,除了有磨剪子、戥菜刀、修锁、修伞的固定摊位之外,常有流动的捏面人、做糖人的身影,很是招徕我等小看客。但见一方箱子后的捏面人五指翻花,五颜六色的面团儿搓、揉、揪、捏,还有一把小竹刀点、切、刻、划,塑成身、手、面,敷上头饰、衣裳。顷刻间,“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孙大圣脱手而出,栩栩如生。那时,大家对“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诗句耳熟能详,加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连环画风靡全城,这一题材无疑备受追捧。

一同竞技的还有做糖人,据说均为外乡人。摊子前也是人头攒动,除了在于技艺叹为观止以外,索价几分钱的糖人可赏又可尝,这对孩子们来说很有吸引力。相形之下,尽管据说捏面人的主要原料是用糯米粉和以蜂蜜调制而成,但终究是吃不得的。

而围观做糖人,就像在看一场表演。只见他先用一块油毡子在面前的案板上蹭一下,一把精致的小铜勺舀上少许糖稀,微微倾斜着,糖稀缓缓流淌。紧接着,右手往上一提,糖稀落成细细的一根线。随之,手腕辗转翻飞,

一个个或人物或动物立体丰满了起来,只待冷却,即可定型。再用糖稀在糖人身上滴两个点,将竹签朝上一粘拿起来,往支着的稻草把子上一插,大功告成。只是夜幕降临了,少人问津,他默默地复将糖人回炉,挑起担子消失在灯火阑珊处。

异曲同工的,还有吹糖人。我觉得这手艺超乎做糖人,一捏一吹,功夫了得。他以一根麦草蘸一小团热乎而黏稠的糖稀,一边用指头捏一捏,一边鼓起腮帮子吹气,翕张之间,一气呵成。生肖动物的造型无不惟妙惟肖,十分生动可爱。记得名曰“老鼠偷油”的糖人,腆着圆滚滚的肚皮,拖着长长的尾巴,狡黠的双眼贼溜溜顾盼着。啧啧,当玩兴尽欢过后,糖人又成我享用的美味。

路上,间或遇见“满面尘灰烟火色”的补锅匠,看过《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的小伙伴们戏称“小炉匠来喽”。挑着的担子一头是风箱与坩埚,一头是装着碎铁、焦炭什么的木箱或箩筐。于墙角就地一放,风箱“呼呼——”一拉,火星子四溅,幽蓝的火苗猎猎,坩埚里的铁水化了。这是我们最爱看的街头风景。

至于补锅的招式,也是炉火纯青。他先用那尖头锤子将锅底的裂缝敲成小口子,再用湿布团抵住锅底,一手持火钳夹着铁勺舀出一丁点儿铁水,一手以一支蜡烛状的布卷托着,飞快地使劲摁住裂口处,“嘶嘶”青烟袅袅升起。接着将补巴稍作抛光,竟用洗锅把和稀泥刷一刷,真是稀奇。不明白,补好的锅为什么要刷泥巴呢?还有,见箍桶匠做了新木桶,即便沾过油灰,也要在桶底沿缝再抹上锯木屑乃罢。

那时,煤炉上煮饭普遍用钢精锅,俗称钢盅锅,锅子轻便好使,但就是易氧化导致锅底“沙了”。故而,街上又多了一门专修钢精锅的行当。其实,与其说是“修”,不如说是“换”,就是请铜匠或者敲白铁的师傅换锅底。印象里,大治巷口“二大楼”廊檐下的一家口碑最佳。只见精瘦的他先

剪掉已出现漏洞的锅底,再将锅壁下缘用铁锤敲打翻卷开。将一张铝片剪成比锅底略大的样子,用木榔头慢慢锤打,打成锅底的形状,再换回到铁榔头,敲得锅底与锅体严丝合缝铆合起来。这时,看上去,锅底比之先前好像加了一道箍。锅底换好了,不着急。师傅先要盛满一锅水,放上一会儿,察看接缝处是否渗水。没问题,方付款、取锅。

如果说补锅的显得武相,那么,靠画像营生的则斯文多了。在鱼市口原老字号“诸葛实裕”中药铺的门口,与小人书摊为邻的,有位三十几岁的画匠以画铅照为生。他长相好似小人书《特殊观众》里的主人翁,文质彬彬。听大人讲过,他姓陈,有文化,因“成分”不好没有好出路。然而,我怎么看他一脸安详,总是谦和笑对来客;一身中山装褪了色,却是挺括的,连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用家乡话说可谓“格正”。

我看他画像,以照片为参照,在纸上据“九宫格”放大,用炭精粉“嚓嚓”画起来。他除了对照看肖像画得像不像之外,更主要的是请亲人家属坐在桌子边看,并提意见:胖了、瘦了,眉毛浓了、淡了,眼神对不对……他耐心按照意见修改,再和气地听取意见,若无异议,则定稿、装镜框。当时,对过便是县照相馆,照片是可以放大扩印的,而人家却选取这炭精画,我想其中必有道理。

此外,丰乐桥头的钟表修理店,鹤颈湾里县图书馆门口的风箏铺,十字街头用金刚钻代客刻字的碗店,东大街西首的铁匠铺、车行等,也百看不厌,让人流连忘返。

值得一提的是,家里尚存一只铜过的五彩寿桃纹瓷盘,还是老商号“王益泰”的遗存,可谓老行当的物证。

诚如汪曾祺先生所言:“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到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气息。”这些曾经的风光历历,且包含了一份耐人回味的感情在其中。

为美而作

◎陈顺源

岁月流金

## 立冬随感

◎陈邱笛

心窗片羽

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这是立冬。也许,东北和内蒙古的冬天早早就已经开始了;黄河上下的冬也十分契合地随着立冬的节气一同到来了;至于我的家乡,当还是草木零落、一地金黄的深秋景象;而身在南国深圳的我,确是实实在在穿着短袖、中裤在写这一篇文章。

可是毕竟,南国的秋天也在一点点逼近了。桂花是早就开过了的,后山上,不知什么时候,苍翠的树叶里也夹杂了几片泛红,顺手能捡到一片黄灿灿的银杏叶。虽然这里的秋没有北方那么热烈、那么气象万千,虽然这里的秋总爱迟到,赶上的总是立冬时节的末班车,但它呀,却仍是认认真真,在一点一滴不经意间,让习惯了温暖的人们忽地也能感受到那么一点点天凉的气息,告诉着人们,我这里也一样有着心心念念的天凉好个秋。而这也许是南国在这样的时节,对立冬一种别样的致意吧。

我也同样知道,北国的人们早已套上了厚厚的冬衣,暖气也开始供应了吧,只差着一场入冬的雪,加上一锅热腾腾的饺子,这个寒冷却又透着热乎劲的冬天,便随着立冬真真切切开始了。而在家中,芦苇怕是已经煞白,满眼是蛰冬还远没有出芽的作物,路两旁是枯黄的草,厚厚的落叶铺了一层又一层。冬天,总是怀着旧一年丰收的喜悦和饱含着对新一年继续努力的憧憬开始的。我终于读懂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更加深入的意思:原来冬天是孕育着春天的希望的!万物凋零,蛰伏着的是来年抽芽时的勃勃生机;天寒地冻,蕴藏着的是来年复始、万象更新的切切期盼。

祖国的大地幅员辽阔,也许我身处的地方和你相隔了数千公里,更是跨越的冬与夏的间隔,但我想,这一个立冬便可将我们的情感紧紧联系起来吧。即使是这还在夏秋之间打转的南国,却也一样有着各式各样的立冬时节的习俗。也许终岁难以见得皑皑白雪的淋漓的冬日,但一样的,这里的人们也一样认认真真迎接这立冬的到来。所以,立冬所代表的早已远远超乎了气象与时令,而是一个举国的文化符号了。对于这样的符号,每个人的心中所拥有和咀嚼的,是自己心中的回忆激起的阵阵暖流,也是对这个民族那份文化所拥有的真情与热爱。

那么这个立冬,便有了别样的意义。

## 小村

◎蔡小卫

紫琅诗会

雾悬在小村头上  
凝视  
菜地里的脚让寂静淹没  
野花在雾中飘移  
捕捉人类的呼吸

田螺蠕动  
三角蚌容忍着珍珠游离  
乌鸦踩弯树杈  
低吼垂危的老人  
谁能撑起每一扇门的承诺  
又有谁抵得过宿命的轮回

这片雾以她的视角  
扫描长长的田埂和起伏的屋顶